

据考,负有盛誉的山东“曹州牡丹”,当年可能也对“法华牡丹”产生过一定影响。至乾隆、嘉庆年间,法华镇成了观赏牡丹胜境,“每逢谷雨春和候,只听人人说法华”;牡丹研究专家计楠在《牡丹谱》中收录百余种牡丹名品,而“法华牡丹”就占了四十八种。法华镇最独特的牡丹,首推曾入载《清异录》的“白雪夫人”,它白似云雪,洁若纯玉,难怪丁宜福的《申江竹枝词》云:“法华花事爱留宾,障目浓堆富贵春。红紫浅深夸名种,就中最赏雪夫人。”至于极雅致的牡丹,应属专供室内点缀的“堂花”,张春华的《沪城岁事衢歌》述及:“牡丹之属,腊中故未开也。灌园者为密室列于中;炭温之,毋壮热,一室中融融然有春气,数日后即放苞矣,名‘堂花’。”若论栽培规模,则李氏的东园独占鳌头,该园“尤多异种”,罗致的牡丹最名贵者为“紫金球”、“碧玉带”,其他珍品尚有“瑶池春晓”、“平分秋色”、“太真晚妆”、“燕雀回春”、“瑞绿蝉”、“绿蝴蝶”、“猩红娇”、“泼墨绿”、“范阳红”、“雪塔”、“玉版”、“祁绿”、“姚黄”、“紫馨”和“霞光”等数十种,有些“可值万钱”,怒放时“五色间出”、“大如盘盂”,“游赏者远近毕至”;为此,吴翌凤的《东斋胜语》谓:“法华牡丹,李氏尤盛,牖陈多种,拟作《沪城牡丹谱》。”

“法华牡丹”的名气也传到海外,如在1843年至1845年,英国皇家园艺协会派遣采集家罗伯特·福琼来上海,引种了一批牡丹,但未能成活;此后,他再度抵沪,终于成功引种了三十余种牡丹。

正因“法华牡丹”驰誉遐迩,王韬的《瀛壖杂志》发出“法华牡丹甲四郡”之惊叹;秦荣光的《上海县竹枝词》则云:“法华牡丹李氏良,远近人称小洛阳”。

“名园聚处”的衰落

从前,法华镇作为牡丹重要产地之一,曾被前人笔记描述成“名园聚处”。颇为遗憾的是,晚清以降这里屡遭兵燹,导致市廛盛况一落千丈,灵秀景观面目俱非。

因法华镇是上海县城与太湖流域各地之间的交通要冲,近现代遂成“兵家必争之地”:上海小刀会起义时,义军曾挺进法华镇,击败疯狂抵抗的民团,在镇内广誉堂(今法华镇路661号)设后勤机构;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期



■ “法华遗韵”仿古石牌坊

间,均曾在法华镇一带驻扎,与清兵和民团有过多次激战,戈登统领的“洋枪队”也上阵;1924年秋,齐燮元与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发生军阀混战,浙沪联军数百士兵曾住进法华禅寺,搞得镇内鸡犬不宁;1937年“八一三”事变后,日军侵占法华镇,大肆烧杀掳掠,百姓遭遇空前的劫难。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硝烟弥漫,法华镇民生凋敝,法华禅寺破败了,观音禅寺沉寂了,多数园林荒废了。

1958年春,仅存的一些“法华牡丹”因生存空间局促,在填浜筑路时被保留于中山公园,其栽培技术也由园艺师不断口传心授。后来,法华禅寺遗址西边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分部,东边成为服装厂,观音禅寺遗址转让给化纤厂。

1939年8月出版的《上海研究资料续集》记载:“(东)园在道光年间拆毁后,当地居人仍有栽花贩卖为业的,但仅淡红、深紫两种,价值也就极贱。近来种花的人固然寥落无存,就是花也不易在法华乡看到了。”从中可见,“法华牡丹”在上世纪前期就已不多。

笔者还记得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日,去法华镇路舅公家做客,老人兴致勃勃地陪同逛街,行至原种德桥位置,他复述了自己早年从祖父嘴里听到的往事:昔日坐落于西镇种德桥旁的“金家馆”烹调颇有创意,据说老板招徕更多食客,在“法华牡



■ 上海中山公园保存的法华镇老石桥

丹”盛开之际,总会推出“花王宴”,就是在雅间四周放置珍贵牡丹盆花,上的菜肴有“面拖牡丹”、“凉拌牡丹”、“肉汁牡丹”、“牡丹溜鱼片”、“牡丹爆鸭肠”、“牡丹银耳汤”等十余道,色泽艳丽,味美适口,鲜香诱人;东镇的一个点心店更是别出心裁,据说老板为了自创特色,在各私家园林的牡丹即将凋零之际,让员工们去采集花瓣,经过处理再切碎秘制成“糖牡丹”,像撒“糖桂花”那样把它点缀于糕团和汤圆。舅公讲着讲着,突然又吟出当地旧时的一首顺口溜:“仲春时节‘小洛阳’,游人纷尝‘花王宴’;牡丹谢落镇不寂,只缘糕团留芳香。”此言应该不虚,顾仲的《养小录》确实有记载:“牡丹花瓣,汤焯可,蜜浸可,肉烩亦可。”

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法华镇路的老宅和商铺还大部分保存着。从1983年开始,许多旧房相继被拆除,大批高楼拔地而起。现在,除了法华禅寺遗址的两棵古银杏,已难寻其他痕迹了,唯有法华镇路凝固着古镇的深沉足迹。

“法华牡丹”的重振

上海长宁区新华路街道,即为法华镇故地。虽然“法华牡丹”搬家,但这里并未被抹去传承千年的名花记忆。

新时期,新华路街道为了延续历史脉络,

凸显人文亮点,特意派人赴河南再度迎来“洛阳牡丹”,在沿街绿地大量栽培,并动员居民家庭积极种植;另外,还将“法华牡丹”品种从中山公园引回原地。就这样,法华镇故地牡丹品种迅速达数十个,分为粉、白、红、黑、蓝几大色系,其中较珍贵的有“洛阳红”、“香玉”、“珊瑚台”、“白雪塔”等。从2006年开始,新华路街道每年举办“法华牡丹文化节”,每届活动都有一个主题,让居民在牡丹文化中找到共同的兴趣,获得了共同的认知。在2010年春,“法华牡丹嫁接术”成功申请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,当地老花匠欣喜地向大家演示“砧木挑选”、“消毒”、“切割”、“捆绑”、“沙藏”、“栽培”六个步骤,希望使这一“非遗”绝技走向普通百姓,并得以发扬光大;而安顺路、定西路口的“法华牡丹园”正式迎客时,主题景观“牡丹亭”传递着中国式的美,五百株牡丹盛情开放。“法华牡丹”今又艳冠群芳,这无疑是上海市民的一个福音。

另外,在法华镇路、香花桥路口,还出现了“法华遗韵”马路景观。这里不仅有仿古石牌坊、雕塑,还复制了四座古桥:一座是木质的思本桥,其余三座为石桥即香花桥、种德桥和众安桥,它们都是当年法华镇比较著名的桥梁。

摘自《老上海逸闻》朱少伟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3年11月出版

筱文艳：生我不负淮剧情

乔谷凡

2.随养父姓了张

他们投亲不着,访友无果,举目无亲,心里觉得沉甸甸的。急需解决的是住在哪里,寻寻觅觅,总算在贝辣路辣非德路(即今马当路复兴中路)附近的一家柴木店里,租了个六七平方米的灶披间,权当栖身的一个窝。小喜子的爸爸奔走几天,依然找不到工作,那时的上海难民如潮,有几个能讨得着生活的?无奈之下,小喜子的爸爸只得做小生意,本想借此糊口,但是一来没有经验,二来竞争激烈,没多久便把一点点本钱都亏光了。灾难总是跟着穷人贴身走,接下来小喜子又生了病,真是雪上加霜,祸不单行。家无隔夜粮,生计成问题。小喜子肚子饿了,孩子哪顾父母愁,哭着吵着要东西吃。妈妈心烦意乱,泪眼婆娑地打了她。小喜子更加伤心,哭得声嘶力竭。

哭声惊动了隔壁亭子间里的一户姓张的人家,他们过来问明情由,送来大饼之类可以果腹之物,之后便与小喜子父母商量,愿出五十块钱把孩子买去。张家曾经有过一个女孩,与小喜子差不多大,病死不久,衣服鞋袜都是现成的。小喜子的父母内心很矛盾,谁不心疼自己的骨肉,怎舍得把亲生女儿卖掉?可是身处绝境,举目无亲,叫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,把孩子卖掉总比饿死好一点啊!母亲想着,丈夫有病,无钱就医,倘有一点两短,自己也活不成。左思右想,一夜无眠,最后还是狠了狠心同意了。张家也提了要求,希望小喜子的父母立刻搬走,父母也答应了。于是拍板成交,张家请来了中保人,双方立下字据,按下大红的手印画了押,一手交付五十块,一手领走小喜子。从此,小喜子换了门庭,便随养父姓了张。不过,改姓不改名,还叫小喜子。

养父名叫张少卿,也是个“黄连拌饭吃”的苦出身。他原籍江苏阜宁,父亲死得早,母亲改嫁到淮安车桥张家村,他成了母亲的“嫁妆”,随母出嫁,从此改姓易名成了张家人,籍贯也变更为淮安车桥。养父也是逃荒到上海的,起初他做苦力、拉“洋车”(黄包车),之后在太平桥



小菜场卖菜度日,再后来拜了个“先生”,总算在戏园里谋了份看门检票的差使,勉强可以维持生活。养父多少识几个字,人家散帖子要人情,帖子上的字他都能认得,谁出了几个钱也能记一笔。他爱喝酒,人家吃饭一天三顿,他喝酒一天四回,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拉车时天冷,喝酒取暖上了瘾。但他喝酒很有分寸,从来不多喝醉,从来不闹事,是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。

养母刘氏,是安徽人,原先嫁的丈夫是个浪荡子,弃家出走,不知去向。于是她跑到上海谋生,后来嫁给了张少卿。养母她勤劳、能吃苦,特别心灵手巧,她不但会做针工,还会绣花、织绒线,最绝的能用零碎布头拼成被面子,并且能拼出各种花样。为了生活,养母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,热天卖西瓜,冷天卖烘山芋,还卖点圆子、粽子、荸荠、萝卜之类。本钱是借的“印子钱”,借十块,拿到手的是八块,归还时连本带息得还十二块。小喜子六岁时,养母到纱厂去当临时工。纱厂在民乐戏园隔壁的弄堂里——就是复兴中路与建国中路中间的顺昌路上。厂里干活时间长,非常苦,养母把小喜子带到厂里,天晚了或累了就让她睡在地上。小喜子看到厂里有许多小姑娘做童工,经常被工头打。厂里有一座吊桥,一打铃,吊桥就拉起来,不准人随便进出,人像是被囚禁起来似的。所以小喜子从小就知道工人的生活像牛马,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对工人的同情。

养母为人善良、正直。小喜子虽然是她买来的养女,但她却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。她勤劳、诚实、热情助人的品德,给小喜子极大的影响,并且受用一辈子。有一次,小喜子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,养母回来问:“是谁打碎的?”小喜子知道做错了事,心中害怕,不敢承认,养母二话不说,就狠狠地打了她一顿。打完之后对她说:“今天就是打你不说实话,下次说实话就不打。”后来小喜子又打碎一只碗,养母问谁打碎的?小喜子承认是自己打碎的,不过心里还是担心会挨打受骂。但养母非但没有打她,还安慰她说:“过日子哪有不破盆子不碎碗的,旧的不去新的不来,下次当心点。”从此,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树立起做人要老实,说谎不是好孩子的观念。

7.这个半路徒弟终究是留不住的

没料到袁朴生听了哈哈大笑。说武小够这个老窑头,净骗人家酒喝。突然就敛了笑脸,说你怎么干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?堂堂男子汉,听人家壁脚,不怕难为情!古子樱显得很委屈,说:我也是因他们在说师傅您,才偷听的。袁朴生打断他的话:袁某人凭本事吃饭,不靠歪门邪道!古子樱一张白脸涨得通红。分辩说:师傅在上,子樱绝非卑鄙小人,子樱只是容不得别人对师傅有半点伤害!

袁朴生盯着他,一板一眼地说:听着,做我袁朴生的徒弟,得先从做人学起!古子樱不吭气了。之后的几天里,袁朴生发现他的情绪明显有些低落。对于这个半路上捡来的徒弟,其实袁朴生内心是喜欢的。毕竟他救了自己的命,他偷听来的那些话,袁朴生听着,其实内心还是受用的。那个西门寿,生来就是他的冤家对头,不过,袁朴生以为,自己星宿大,无论壶艺还是造化,都压着西门寿一头。他才不怕那个花拳绣腿的癞痢头呢!而古子樱就是这么一个处处乖巧的人,只是,袁朴生有些遗憾,他的聪明一点也没有用在做壶上,以至让袁朴生觉得,古子樱学做壶,完全是玩票的性质。他骨子里,还是一个古郎中。袁朴生心里也就从来没有把这当回事。不过,袁朴生发现,古子樱对壶艺本身并不怎么在意,但收集起各色各样紫砂壶来,却是十分的起劲,按袁朴生的估算,他少说也收了有一百多个壶了。光器、花器都有;单是袁朴生自己的壶,也被他收了好几个。古子樱还在黄龙山上拣回不少紫砂矿石,装在一个个木箱子里,编了号,用一寸长的铁钉钉死。有人问,收这些东西干吗?他说:好玩呗。

古子樱腿脚勤快。古蜀街周边的丘陵、山麓、村庄、水田、河浜,他都跑遍了,几乎每一个清晨或者黄昏,这些地方总是会出现古子樱清瘦的身影。发紫砂土黄龙山,更是他三天两头要去的地方。他喜欢一个人行动,喜欢悄声地喃喃咕咕,喜欢在小本本上写写画画。这不仅让袁朴生,也让旁人感觉有点神秘兮兮。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

通常袁朴生做了一天壶,浑身筋骨发酸,

傍晚的时候就喜欢弄口酒,解解乏。二两猪头肉,半根猪尾巴,几块豆腐干,外加一碟花生米,就算蛮好的下酒菜了。他感到不爽的是,每次他要古子樱陪他喝几盅的时候,古子樱总是推托,他那薄薄的嘴唇一沾上酒盅,脸色就发白,这样的時候,古子樱总能编出些理由抽身溜掉。这里窑场上的人,不管壶手还是窑工,喝酒就跟喝茶一样寻常,不肯喝酒的人,

几乎就等于不肯把自己的心交出来,这样的人在窑场上是没有朋友的。袁朴生隐隐感到,这个半路徒弟终究是留不住的。

天麻麻亮的时候,打更的阿苟在裕隆茶馆发布了一条新闻:他看见一个女人从袁朴生的宅子里出来了,蒙蒙的细雨里,女人打着一把碎花的洋布伞,穿的是暗花旗袍,屁股包得蛮紧的,走路一扭一扭。阿苟跟着那个女人走了一程,直到她拐进棋盘巷,一闪不见了,他才猛然想起来,这个女人是雪琴班的名角莫水蓉。碎嘴阿苟,没影的事他都能编排得活灵活现。当天在裕隆茶馆喝早茶的时候,他不动声色地,就把这件事油盐酱醋一锅烩,直把那些老茶客们的胃口吊得老高。有伤风化!有伤风化!前清老秀才舒贤梅,后脑勺上摇着一根瘦小的辫子,痛心疾首地说。

东坡书院的掌门邵仙坤先生附和道:是可忍,孰不可忍!西门寿倒是不急,冷冷地迸出一句话:他那是道德沦丧,该受惩罚!济世药房的虞郎中则不以为然,晃动着一张肉脸说,袁朴生既然不是个单身汉,他家里有个女人进出,蛮正常的嘛。你这油嘴阿苟,凭什么说那个女人一定就是莫水蓉?阿苟没好气地说,阿苟的眼睛又没有瞎!虞郎中说:就算是莫水蓉又怎么样?谁不知道袁朴生是个滩簧戏迷?西门寿嘿嘿笑道:按虞先生的意思,是袁朴生请了雪琴班到家里来唱堂会了?那莫水蓉可是有老公的人哪!虞郎中说,她老公汪猴子,不是已经死了么?阿苟说:可是有人明明看到了,那个鸦片鬼,如今在上海的烟馆里混呢!舒贤梅把头摇得像拨浪鼓,叹气道:好端端的,他又何必去蹚这样的浑水?古蜀街上贤良女子多的是嘛!正说着,堂信阿四咳嗽一声,袁师傅来哉!

国壶

徐风

